



黃漢城等著

書林媽下鄉

作家出版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四个短篇，刻画了在生产大跃进中各个不同的人
物。“‘傻子’和他媽”写一个忠心为社的队长，人們都叫他
“傻子”。他媽起初很反对。后来得知这是出于爱，她也这样叫
开了。“开端”写一位女教师，开始看不起乡村，但見到农民
对文化学习那么关心，使她思想上有了转变。“平凡的战士”
写一个女勤杂工的模范事迹。“春林媽下乡”写一个城市的老
太婆，去看她参加农业生产的兒子。从起身，到路上，以及到
乡村的种种，描写的都很有風趣。同时，也反映了农村生产跃
进的一些面貌。

春 林 媽 下 乡

黃 汉 城 等 著

赵 志 力 插 图

●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印数 38 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3/16 插页 2

1958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,000 册

統一書号： 10020·1133

定 价： (2) 0.17 元

“傻子”和他媽

王至群

这里講的傻子，名字叫春根。

他是生产队长。早先給地主扛活，做坏了身子，如今二十多岁了，个子总是不高，但长得倒也結实，能挑也能背，人家干十分活，他不会九分九。他是个直性子，肚里一有气，脖子便会粗胀起来。心里什么話也藏不住，象簸籬装水，直漏。

一天，水庫工地上鬧哄哄：挑泥、掘土、分筹的人們来来往往，忙个不停。春根正輪着分筹。原来，这里挑泥，是按担計分的，挑一担領一塊筹。挑土的人多，分筹的人少，春根忙得团团轉。这时，林根挑来四畚箕土，伸手向春根道：“两塊！”春根瞧了瞧說：“咦！这只好算一担。”說着，就遞一塊筹过去。林根哪里肯接，口里嚷着：“这是四畚箕呀！怎么只算一担！”春根說：“畚箕是有四只，可土沒一担多呀！我看，拿一塊筹，也还有小半根是便宜你的。”林根听了，便气呼呼的道：“你也这样說了？真是当了个官兒，便摆起官架子来。”春根听到这話，脖子就象一下子打足了气，^y胀鼓鼓的差点沒破，口里嚷着：“今天輪到我干这，我就得負責。我看这

么办吧，你担的土，倒到我这担畚箕里，装不下，就算两担；装得下，自然只能算一担。”說着，他就提起来倒。这一倒，正好装满一担。林根不响了，接过筹，倒了土便走。

春根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喜欢他的人，都說他心直口快，是个硬汉子；不喜欢他的人，都背着人說他“肩膀扛着个傻冬瓜，衣服包着个傻皮囊”。意思是說，这个人满头满肚装的都是傻气，是个傻子。

春根媽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农妇，背地里听人家說春根傻子长傻子短，心里像是火燎，痛得要叫起来。原来，春根五岁时沒了爸，是由他媽带大的。那时，娘兒俩咽着泪水过日子，春根一上七岁，便給地主当了牧童，一当当了十年。这段辛酸生活，叫他媽媽用十个心疼孩子。

春根說的話，他媽向来是听从的。去年麦收时，妇女队长菊菊，来动員他媽上社帮着带娃娃。他媽先是不肯去，說年紀大了要誤事，又說家事忙，沒工夫。菊菊沒有法子，就找春根商量。春根在他媽面前一說，第二天他媽便去了。春根媽疼兒子真是疼在心里，平常，春根脚底踩进个刺兒，她便会口里疼心里疼的，偏偏如今，有人在屁股后叫春根傻子，这怎能使她不难过呢？这股悶气，胀得她肚子里咕嚕嚕的連飯也装不进，好几次想跟人吵一場，可是找誰吵去，于是，这股悶气，一直悶

在肚子里消不去。

起先，村里人只在背后谈，后来，有人当春根的面也叫起傻子来了。这样，傻子便成了春根的绰号。原来这绰号还有一段故事哩。

这年插秧，正碰上天旱，地都张开口子等水，可是塘门闭着，水不得出。原来，这口塘很深，虽然旱了个把月，塘水还是绿沉沉的，量起来怕还不止屋半深。塘门开在坝身最下边，用木塞子堵紧。放水时，得有人潜入水底，摸着木塞摇上几摇，再系上绳子，由人拉上来。往年，放塘水和事故交上了朋友，常有闷坏人、浸坏人这些事故。有一次，一个人给塘水卷进塘门闷死了。年老的就说：“上年的水鬼，今年要找替身啦！”

这一天，坝上闹嚷嚷的，人们心里都这样盘算：“谁下去呀？”有的说：“地亩多的队，着人下去吧！”有的说：“派会水的下去吧！”大家七嘴八舌的出主意，谁也不想下去。

春根在一旁没吭声。

正吵时，社主任来了，还跟来个罗二叔。这个罗二叔，本是放塘的老手，可是，他对这个事，总是不大愿意干。他对人说：“干这个事，是把头别在腰里赌博。”但是，生活逼得他继续干这个赌博一直到解放。解放后，他生活好过了，好几年没干过这个赌博了。这次，他突然来到这里，准是为了放塘。大家心里都这样想着，静

靜的瞧着他和主任。主任上得壩來，便指着壩上的人，對二叔說：“你看！這伙人，怕沒一個有你那樣識水，今天還是請你辛苦一趟吧！”二叔瞧了下壩上站的人說：“他們雖然不很識水，到底是年青力壯；我如今胡子長了，只怕下得去上不上來。”他這樣一說，主任就有点拿不定主意，心想，這樣的深水裡，不叫年青的下去，倒叫年老的下去，如果真的出了事，怎麼辦？便向羅二叔道：“那麼，還能另外想個法子嗎？”羅二叔想了想說：“法子倒是有一個，就怕行不通。”主任說：“你說說看，讓大家商量商量。”二叔就說：“我看，還是按老規矩行事吧，兩斤酒五斤肉。”羅二叔這麼一說，大家都默默的盤算開了。春根听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如今是幫誰辦事？哪好按這個規矩！”便耐不住性子，脖子又粗脹起來，叫道：“瞧我下去吧，一兩肉也不要！”馬上，幾十雙眼睛，滴溜溜地朝他轉起來。大家只顧瞧着他，有點不相信他的話。春根說着就脫下衣衫，腰里拴上了繩子。這時，人們便都担起心來，老大不自在。原來，春根个子小，平常不大会潛水，所以，起初人們是不相信春根真會下去的，及至春根捆好繩子，便都放不下心。“怕不行吧！”這句心里話，終於從主任口裡溜了出來。春根說：“不行也要行，等會瞧吧！”說着，將身一縱，身子就隨着塘門的木柱滑了下去，平靜的水面上，立刻蕩起幾圈波紋，慢慢地向四邊擴散開去。

年老的捏着把汗：“敢是傻了，那么点身子，連堵塘門还嫌不紧哩！”

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的談个不休。

菊菊也在壩上，只有这个姑娘沒吭一声。不过，从她的眼睛里，还是能看出她心里在說：“当心呀，千万不要出事就好。”

不久，水面上泛起一串气泡，接着，春根探出头来了。

“沒事啦！”年老的口里吐着气，心头輕松多了。

“快上来呀！”菊菊伸手向春根招呼，看样子，她想把春根捞上来。

春根抓住木桩往上爬。發紫的嘴唇里，牙齿抖得格格响。主任赶忙抱过衣服，几个小伙子也上来推呀拉的，給春根拉到火堆边說：“坐下 烤烤吧！”春根被大家围住了。

一个青年急着想知道点消息，沒等春根蹲定就問道：“塘門动啦？”

“早着咧！”春根胀粗了脖子說，“污泥埋住了木塞子，連摸也沒摸着。”

这时，罗二叔鼻子一哼道：“哪有这样容易，要是手到就拔得出来，那往年还会定下这个規矩？我看还是照老規矩办吧！……”

誰也沒去搭腔。靜了不大一会，就有个青年叫道：

“一个不行两个吧！讓我下去瞧瞧，保證成功。”

春根一听見，就立刻从火堆旁站起来，粗着脖子說道：“这条路我比你熟了，还是我去的好。”說着，一扔衣衫，也不拴条繩子，就又往塘里跳去。

这一下，大家都怔住了，沒人說話。只有菊菊的嘴唇微动着，好象是在說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傻子！”

十来双眼睛，都焦急的注視着水面。突然，大群气泡骨嘟嘟的从塘底冒上来。

“动啦！动啦！”罗二叔嚷着，样子高兴極了，“塘門不动是不会有这个泡泡的。”

几个青年听了，便要拉繩子，按老習慣的罗二叔，連忙止住道：“动也动不得，一动，春根便完了。”

正說着，春根鑽出水面来了，还粗着脖子喊道：“快拉繩呀！”

罗二叔向春根摆着手，意思是叫他不要慌。口里还下着命令：“快上来，要不，塘水会把你卷去的。”

壩上鬧嚷嚷的，主任在組織青年拉繩。春根上得壩来，便往人群里鑽，要帮着拉繩子。主任向春根說：“快走呀！人家衣服都讓你沾湿啦！”說着，就把春根推到火堆旁，又向菊菊打趣道：“还不給他披上衣服，不要冻坏哩！”

菊菊怀里早就抱着衣服，罗二叔沒等菊菊走过来，就一把抓了衣服給春根披上。口里說着：“春根呀！你算

是头一个破了这个老規矩的。”又說：“人家道你傻，我看，你肚子里怕真有个傻胆呀！”

春根笑了，菊菊笑了，罗二叔也笑了。

春根烘暖了身子，便对二叔道：“按老規矩嗎？那是你我扛长工那时光的事嘅！如今是帮誰办事？怎能也按老規矩！”

“对啦！”罗二叔拍着脑袋說：“我这个脑筋老了，可沒你懂道理啦！”

菊菊在一旁說：“他就靠那个傻胆呀！”說了，便笑哈哈的走过一边去。

塘門开了，水也流出来了。主任拍着身上的塵土走过来，笑着对春根說：“春根，难怪人家說你傻子，我看，你真是個傻子呀！”

就这样，喜欢春根的叫他傻子；不喜欢春根的也叫他傻子。傻子这个名字，叫的人就多起来了。不过从有这个名字到大家叫响，可还有另外的故事哩。

四月里的一个深夜，黑得辨不清五指，人們都睡熟了，村子里寂靜无声。这时，主任急匆匆地来到春根家，一边喘气一边叫門：“春根！春根！”春根見叫門声急，便一骨碌跳下床来，边問边开門，“什么事啦，主任？”

“馬上有台風，我刚才接到電話通知。”說着，主任轉过身子，朝着門外又說：“看！这么黑，怕馬上就

有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”春根沒等主任說完，就搶着說：“我隊里還有沒打的麦子，丟在地里呀！”

“別光自己顧着自己，沒打的可多着呢。”主任說。
“要緊的是快通知人去搬，還要着人上社，照顧已經打下的麦子。”

春根連忙說：“你上社照顧麦子去，我馬上通知人去搬麦垛。”

他們就這樣分了工。主任走了，但又回過頭來對春根說：“還得叫婦女照應牲畜，別叫走失了。”說着，才匆匆走出大門。

春根媽早已醒了，她呆在一邊，不知坐好還是站好，等主任走出大門，她才想起欄里的兩頭豬來，便對春根道：“你把後欄里兩頭豬，趕到房裏來，別叫倒了欄壓死。”春根正蹲着摸銅鑼，也顧不得理他媽，拿了鑼便摸黑出去。他媽在屁股後喊着：“亮也得点个呀！”春根哪裏听得見，馬上鑼聲響得遠遠的了。他媽嘆了口氣，心里咕嚕着：“也難怪別人道他傻子，這會兒豬也不要了，眼睛也就當得夜明珠。”她咕嚕了幾句，便趕豬去了。

春根一股勁鳴鑼，夜這樣深，鑼聲這樣急，村里人都慌慌張張的走出屋來。

“什么事？失火啦？”大家都這樣問。

“台風來啦！”春根覺到腦後汗珠在淌，便伸手去抹，

那知一抹，手上就沾滿了血水。原來春根跑得急，天又黑，一連跌了几次，也不知在哪兒跌破了后腦，直到这时，还以为头上淌着汗珠，及至用手抹时，才發現后腦出血了。春根也顧不得这些，隨手在鞋幫上一擦，又繼續說道：“男人快上地搬麦垛去，妇女得照顧好牲畜，別叫走失了。”說完，就推开人群要走，可是膀子給人拖住了，只听得菊菊在說：“把头扎一扎再走！”

春根見菊菊她們要給自己包扎，心里想：这时还有半村人不知道这个消息，怎么就好停下。便道：“不打紧，就是破了点皮兒，不痛也不痒的。”說完，就掙脫身子，拔开腿飞跑去了。

春根在村子里打了几个圈子，村子就象一鍋水沸騰起来了。脚步声、叫喊声、鷄飞狗叫声，鬧成一片。春根見全村人都起来了，这才想到后腦的伤口。就伸手摸着。起初，只知道单衫已叫血水粘結在背脊上了，可是再一摸，就摸着一条指头粗細的，軟綿綿的又有点粘手的东西，春根慌了。原来血水流个不停，旧血把单衣粘在背上，新血就从单衣外边流下去，結成一条血柱子。春根跑到路旁李大媽家，想找塊布头包扎一下，可是一推門，屋里靜悄悄的連个人影也沒有，但听得屋后鬧嚷嚷的，春根过去一看，知道大媽在赶猪。三头猪在圈子里跑馬灯般的团团轉，累得李大媽滿头大汗，春根見了，便忘記了自己的事，把鑊一放就跑进圈子，一伸手抱起

一头小的，再一把又拖住了一条大的，最后脚一踢，把最大的一头也赶进屋里。春根自己还不知道是哪兒上来这股劲。李大媽笑道：“原来你有这么股劲，怪不得村里人講你是个傻子。”接着，李大媽就把春根的伤口包扎起来。

过了一个半鐘头。風来了，雨也来了。人們心头的恐惧就有磨盘那样重，眼望着天空，天空黑得什么也不見。

刮了几陣風，下了一陣雨之后，就云过天开。村里人的心，直到这时才寬了。

下一天，村里便談开了新聞。

张大媽道：“好端端的夜晚，就叫春根鬧得鷄狗乱跑，真是傻气乱放，大家上当。”

王家媽媽也說：“我差点沒叫这傻子吓煞。”

这一天，村子里沒个不道春根是傻子。

春根媽心里又急又气。媽媽疼孩子的心都是一个样兒：人家講孩子一千个好，也不見得多在哪；講半个坏，耳朵里就装不进。春根如今二十多岁了，还没个对象，他媽早为这个着急，現在村里把春根叫成傻子，这怎么叫她疼煞哩。

可是，春根却象从来沒咀嚼过这綽号是好是坏。人家問他：“傻子，今晚有風嗎？”春根便笑笑說：“說不定咧！”不过，春根总归是春根的想法，他媽又有他媽的想

法，母子俩为这，也着实熱鬧了一番。

这是冬天的事。那时，队里的农具坏了，請不到师傅修。春根便盘算开了：夜这样长，趁这个空，讓自己学着修修看。就这样，春根开始干起这个活兒来了，一連几夜，倒也修了点东西，他媽見了，心里也很欢喜，沒說个什么。

一天，李家大媽来春根家串門，她屁股还没挨着板凳，就拉起腔来：“春根媽，听人家講你春根傻子，双手怪灵的，沒学过手艺，也会帮社修补农具，这真也不真？”

春根媽听了又恼又乐，恼的是講春根傻子，乐的是道春根双手灵巧。便問道：“大媽哪里听来的？”

“話是菊菊說的，”李大媽說。“道他双手灵巧，也是菊菊口里出的。”

春根媽不相信她的話，便又問道。“人家姑娘家，怎的也道春根好？”

李大媽說：“你真昏了，你那傻子白天掙工分，晚上掙工分，人家姑娘家还有不道好的？”

“哎哟！大媽可会冤枉人，”春根媽說。“我春根干夜活，是沒有工分的。”

“沒工分的，”李大媽奇怪得站起身来。

“誰騙你。”

李大媽說：“怪不得菊菊媽她們，都道春根是个傻子，象这样化力沒个分的活，除了傻子还有誰去干？”

这一天，春根媽心里一百个不高兴：“人家就是为这个叫他傻子嗎？”

入夜，屋里一切都很安静。春根在灯下修补着畚箕，喀嚓喀嚓的干活声充满了屋子。这时，春根媽满肚子的闷气也按不住了。她一把抢过畚箕一摔，嘴里嚷着：“这东西就注定要你干的，干了些日子，有个什么得来？”

春根怔了半晌，好一会，才定下心来說道：“这社里的家伙，也要算斤算两，还講得好嗎？”

“沒得算，就讓別人干去！”春根媽說。“为这个，外边人都叫你傻子，你就沒听见？”

这一說，春根心里就有了个底。便道：“傻子打什么紧的，我又不害人。”

他媽哪里听得进，鬧得更凶了，“傻子可好听！可好听！”这样重复了十遍才又說：“还有誰来找傻子的！”

这句话，叫春根觉得好笑。心想：这个老媽媽，还不光是为了个不好听的綽号，为来为去，还是为着我沒个对象才發愁的。春根就說：“傻子也有傻子配的呀！”

她媽心里更恼了，一口气嚷着：“你去做傻子！你去做傻子！”嚷够了，便进房去，朝床上一靠，哭开了。

这场風暴，来得这样突然，叫春根也沒有法子，便把农具收拾在一边，再走到他媽跟前說：“媽，別难过，我不干了。”

这以后，春根确是沒在家里干这个活，每日晚了便上社去，不开会就修修补补。他媽知道了，虽不再象那天一样，但总是唠唠叨叨的。

有一次将近半夜，春根还没回来，他媽等着急了，心里恨起自己来，悔不該只管唠唠叨叨的，把个孩子也气走了。于是，找来个火把，准备找春根去。沒有出門，就叫主任拦住了。主任見春根媽点起火把，便問道：“春根媽，你上哪去？”

“找春根呀！他赌气出去，这时还没归家，你可見着他？”

主任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道：“他哪里是赌气，我刚才都見他在人家家里玩，你猜猜看，是在誰家里呀？”

“我前世也沒当孔明，怎么猜得出。”

“上半年誰要你上社帮



帶娃娃的？春根就在她家呀！”

春根媽想了想才道：“是在菊菊家里玩嗎？——不會，不會，菊菊她媽常叫春根傻子，她是不会讓春根去的。”

“唉！你真是蒙在鼓里！”主任說。“菊菊媽叫他傻子还不是喜欢他嘛！你可沒知道，菊菊和春根交关合得来，播种啦，收割啦，还有积肥、学文化啦，动不动就要挑个战。我看明年这时光，便成一对了。”

春根媽听着，也不知是甜是咸，张开嘴呆住了。只听得主任又說：“你春根今晚住我家，我是来給你送信的。你要是怕他丢了，就去叫去！”主任說了便走出門去。

春根媽这才象梦里醒来似的，連忙对着大門說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住你家我就放心了。”

春根媽回到屋里，心里不停的打起轉来。怪不得菊菊說春根双手灵巧，春根也說傻子有傻子配的。原来早就合得来。菊菊她媽，原来也是喜欢春根，才叫他傻子的。想够了，便上床睡去。

这以后，春根回来得再迟点，她也只是說：“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地咧！”

一天晚上，春根回来得很迟，一进門就坐下揩汗，还拿起衣服搨起風来。他媽見了又問道：“又是什么事累成这个样子？”

春根脖子粗胀着道：“找牛呀！”

“是那头水牯嗎？”

“怎不是！晚边走失的，这时候二、三十人还没找着半根毛。”

“屋后那间草房找过吗？”他妈问。

“对啦！我看看去。”说着，春根便往屋后跑。

春根妈连忙点起亮来，紧跟上去，口里喊道：“没个亮总是瞧不见的呀！”

春根一口气窜到屋后就去推门，只见草房里冷清清，除了几堆牛草，什么也没有，牛不在了这里了。春根全身软绵绵的，出了草屋，还东瞧西瞧的，象是牛就在屋前屋后。春根妈也顾不得什么，连拖带推的把春根赶进房来，口里安慰着：“睡吧！睡够了明天找去。”

春根坐在床沿上瞪着眼睛，右手打着床板，嘴里咕噜着：“就是上天也得找来呀！”春根妈还是一股劲的催着：“睡吧！睡够了天明找去。”春根叫他妈催的没办法，便和衣往被里一鑽。

春根哪里睡得去，翻来翻去把床板翻得格格叫。忽然，屋后通通的响了两下，象是牛角抵门的声响，春根便立刻竖起耳朵来，接着又这样响了几下，春根口里就嚷出声来了：“一定是牛，一定是。”边说着边溜出房去。

他妈给惊醒了。说：“又吵什么呀？”春根没响声，他妈便以为他在说梦话，也就翻个身打起呼噜来。

不一会，春根在门外喊道：“找着啦！找着啦！”原来那头水牯真的进了草房，给春根牵住了。